

<<蛙>>

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蛙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36766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36760

出版时间：2009-12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莫言

页数：3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蛙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《蛙》是作者的最新长篇小说。

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，《蛙》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，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“姑姑”的一生。

“姑姑”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，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。

“姑姑”继承衣钵，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，很快取代了“老娘婆”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，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。

“姑姑”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，可丧生于“姑姑”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。

姑姑一面行医，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。

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，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，成了“姑姑”的两件大事。

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，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，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、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。

## 作者简介

莫言，山东高密人，1955年生。

著有《红高粱家族》、《酒国》、《丰乳肥臀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生死疲劳》、《蛙》等长篇小说十一部，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《司令的女人》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，并著有剧作、散文多部；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西、俄、韩、荷兰、瑞典、挪威、波兰、阿拉伯、越南等多种语言，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。

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“联合文学奖”（中国台湾），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年度杰出成就奖”，法国“Laure Bataillon（儒尔·巴泰庸）外国文学奖”，“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”，意大利“NONINO（诺尼诺）国际文学奖”，日本“福冈亚洲文化大奖”，中国香港浸会大学“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·红楼梦奖”，美国“纽曼华语文学奖”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“茅盾文学奖”。

<<蛙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

## 章节摘录

先生，我们那地方，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，生下孩子，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。譬如陈鼻、赵眼、吴大肠、孙肩……这风气因何而生，我没有研究，大约是那种以为“贱名者长生”的心理使然，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。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，年轻的父母们，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。我们那地方的孩子，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、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。

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，也大都改成雅名，当然也有没改的，譬如陈耳，譬如陈眉。

陈耳和陈眉之父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。

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。

那是饥饿的年代，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，大都与吃有关。

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。

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，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：这不是胡编乱造，而是确凿的事实。

那是一吨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，亮晶晶的，断面处能照清人影。

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。

村里的车把式王脚，赶着马车，把煤从县城运回。

王脚方头、粗颈、口吃，讲话时，目放精光，脸憋得通红。

他儿子王肝，女儿王胆，都是我的同学。

王肝与王胆是一卵双胞胎。

王肝身体高大，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娘——说得难听点吧，是个侏儒。

大家都说，在娘肚子里时，王肝把营养霸光了，所以王胆长得小。

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，大家都背着书包，围看热闹。

王脚用一柄大铁锹，从车上往下铲煤。

煤块落在煤块上，哗哗响。

王脚脖子上有汗，解下腰问那块蓝布擦拭。

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，便大声呵斥：回家割草去！

王胆转头就跑——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，重心不稳，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，很是可爱——王肝往后缩缩，但不走。

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。

现在的小学生，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，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。

大马车啊，轰轰隆隆，跑起来双轮卷起尘土的大马车啊。

驾辕的是匹退役军马，曾在军队里驮过炮弹，据说立过战功，屁股上烫着烙印。

拉长套的是匹脾气暴躁的公骡，能飞蹄伤人，好张嘴咬人。

这骡子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气力惊人，速度极快。

能够驾驭这头疯骡的也只有王脚。

村子里有很多人羡慕这职业，但都望骡却步。

这骡子已经咬伤过两个儿童：第一个是袁脸的儿子袁腮，第二个是王胆。

马车停在她家门前时，她到骡前去玩，被骡子咬着脑袋叼起来。

我们都很敬畏王脚。

他身高一米九，双肩宽阔，力大如牛，二百斤重的石碌碡，双手抓起，胳膊一挺，便举过头顶。

尤其让我们敬佩的，是他的神鞭。

疯骡咬破袁腮头颅那次，他拉上车闸，双腿叉开，站在车辕两边，挥舞鞭子，抽打疯骡屁股。

那真是一鞭一道血痕，一鞭一声脆响。

疯骡起初还尥蹶子，但一会儿工夫便浑身颤抖，前腿跪在地上，脑袋低垂，嘴巴啃着泥土，撅着屁股承揍。

## &lt;&lt;蛙&gt;&gt;

后来还是袁腮的爹袁脸说，老王，饶了它吧！

王脚才悻悻地罢休。

袁脸是党支部书记，村里最大的官。

他的话王脚不敢不听。

疯骡把王胆咬伤后，我们都期待着再看一场好戏，但王脚一鞭也没打。

他从路边石灰堆上抓起一把石灰，掩在王胆头上，把她提回家去。

他没打骡子，却抽了老婆一鞭，踢了王肝一脚。

我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那头棕色的疯骡。

它瘦骨伶仃，眼睛上方有两个深得可放进一枚鸡卵的凹陷。

它的目光忧伤，似乎随时都会放声大哭。

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匹瘦骡子怎会爆发出那样大的力量。

当我们一边议论一边向那骡子靠近时，王脚便停止铲煤，用凌厉的目光逼视我们，吓得我们连连倒退

。堆在学校伙房前的煤堆渐渐高起来，车上的煤渐渐少了。

我们不约而同地抽鼻子，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。

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，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。

我们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。

王脚拢马驱骡，马车离开校园。

我们并没像往常那样，去追赶马车，并冒着被鞭子抽头的危险跳上去过瘾。

我们目不转睛，慢慢地向煤堆移动。

伙夫老王，挑着两桶水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。

他的女儿王仁美，也是我们的同学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。

她是当时少有的没用器官命名的孩子，因为伙夫老王，是个有文化的人。

他原本是公社畜牧站的站长，后因说话不当犯了错误，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。

老王狐疑地看着我们。

他以为我们要冲进伙房哄抢食物吧？

所以他说，滚，小兔崽子们！

这里没有你们吃的，回家吃你们娘的奶头去吧。

我们自然听到了他的话，我们甚至也考虑了他的建议，但他的建议无异于骂人。

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，怎么还可能吃奶？

即便我们还吃奶，但我们的母亲，都饿得半死，乳房紧贴在肋骨上，哪里有奶可吃？

但没人去跟老王理论。

我们站在煤堆前，低头弯腰，像地质爱好者发现了奇异矿石；我们抽动鼻子，像从废墟中寻找食物的狗。

说到这里，首先要感谢陈鼻，其次要感谢王胆。

是陈鼻首先捡起一块煤，放在鼻边嗅，皱着眉，仿佛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。

他的鼻子又高又大，是我们取笑的对象。

思索了一会儿，他将手中那块煤，猛地砸在一块大煤上。

煤块应声而碎，那股香气猛地散发出来。

他拣起一小块，王胆也拣起一小块；他用舌头舔舔，品咂着，眼睛转着圈儿，看看我们；她也跟着学样儿，舔煤，看我们。

后来，他们俩互相看看，微微笑笑，不约而同地，小心翼翼地，用门牙啃下一点煤，咀嚼着，然后又咬下一块，猛烈地咀嚼着。

兴奋的表情，在他们脸上洋溢。

陈鼻的大鼻子发红，上边布满汗珠。

王胆的小鼻子发黑，上面沾满煤灰。

我们痴迷地听着他们咀嚼煤块时发出的声音。

## &lt;&lt;蛙&gt;&gt;

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吞咽。

他们竟然把煤咽下去了。

他压低声音说：伙计们，好吃！

她尖声喊叫：哥呀，快来吃啊！

他又抓起一块煤，更猛地咀嚼起来。

她用小手拣起一块大煤，递给王肝。

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把煤块砸碎，捡起来，用门牙先啃下一点，品尝滋味，虽有些牙碜，但滋味不错。

陈鼻大公无私，举起一块煤告诉我们：伙计们，吃这样的，这样的好吃。

他指着煤块中那半透明的、浅黄色的、像琥珀一样的东西说，这种带松香的好吃。

我们已经上过自然课，知道煤是许多世纪前，埋在地壳中的森林变成的。

给我们上自然课的是我们的校长吴金榜。

我们不相信校长的话，我们也不相信课本上的话。

森林是绿色的，怎么可能变成黑色的煤炭？

我们以为校长和课本都是在胡说八道。

发现了煤块中的松香，才明白校长没有骗我们，课本也没有骗我们。

我们班三十五个学生，除了几个女生不在，其余都在。

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，咯咯崩崩地啃，咯咯嚓嚓地嚼，每个人的脸上，都带着兴奋的、神秘的表情。

我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，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游戏。

肖下唇拿着一块煤，翻来覆去地看，不吃，脸上带着蔑视的神情。

他不吃煤因为他不饿，他不饿因为他爹是公社粮库保管员。

伙夫老王惊呆了。

他手上沾着面粉跑出来。

天哪，他手上沾着面粉！

当时在学校伙房就餐的除了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教导主任之外，还有两个在乡下驻点的公社干部。

老王惊呼：孩子们，你们干什么？

你们&hellip;&hellip;吃煤？

煤也能吃？

王胆用小小的手举着一块大煤，细声细气地说：大叔，太好吃了，给你一块尝尝。

老王摇着头，道：王胆，你这小女孩，也跟着这帮野小子胡闹。

王胆咬了一口煤，说：真的好吃耶，大叔。

这时已是傍晚，红日西沉。

那两个在这里搭伙就餐的公社干部骑着车子来了。

他们也被我们吸引住了。

老王挥舞着扁担轰赶我们。

那个姓严的公社干部&mdash;&mdash;好像是个副主任&mdash;&mdash;制止了老王。

他的脸色很难看，挥了一下手，转身钻进了伙房。

&hellip;&hellip;

<<蛙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